



谈佳豪(左)的毕业照 受访者供图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的赛车场



谈佳豪在学校实训教室操作机器人。受访者供图

# 首届“职业本科生”毕业了

谈佳豪一共向20家公司投递了简历。

揣着多个国家级智能制造技能比赛一等奖、5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的他,获得了15家公司的面试资格,拿到了10份录用通知。最终,他选择了无锡一家专注于工业自动化产品研发与应用的行业知名公司。

谈佳豪是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电气工程学院自动化技术与应用专业的应届毕业生,也是我国职业教育第一届本科毕业生的一员。

教育部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本科层次职业学校32所,职业本科在校生人数达12.93万人,其中包括中职起点四年制、专科起点两年制和普通高中起点四年制等多种生源。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是我国第一所公办职业本科学校,首届一共有903名本科生毕业。在这个“史上最难就业季”,虽然同样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但有着务实心态、实训经验和扎实技术的职业本科毕业生,拿到录用通知似乎并不是难事。

## “找个能锻炼技术的工作”

投递的公司都是精心挑选过的。2021年9月,大二新学期刚刚开学,谈佳豪就着手制作简历,这是他专科起点两年制本科的最后一年。他先检索出自动化行业的100强企业,再筛选出自动化方向、研发方向和生产方向的岗位,逐一查看职位要求。

谈佳豪梳理了自己的实训项目、竞赛和创新创业项目等学习实践经历,有针对性地制作了三份简历。跟专科毕业那年相比,他将找工作这件事提前了将近9个月。

投递大约两周后,谈佳豪收到了第一份面试邀约,这是一家科创板的上市公司,岗位是现场技术支持。紧张伴随着兴奋,“第一次以本科毕业生身份面试”。面试前,他还特意翻看了这家公司的财报、专利授予情况以及正在进行的项目,又把准备面试时使用的“自我介绍”修改了几遍。

和谈佳豪类似,同为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本科毕业生的陈安莉,也打算用“精准投递”来保证“命中率”。

1月份的南京,天气还有点冷,陈安莉刚刚结束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大二上学期的综合实训项目——智能电子系统设计与制作。在为期三周的时间里,陈安莉从绘制控制板的电路图开始,完成焊接电路、蓝牙通讯编程和烧录等任务,最终让像一块砖头模样的小车模型动起来。“通过验收”,她松了一口气。

实训项目和学科考试一结束,陈安莉和同学们马上开始投递简历。2022年毕业季就业形势的艰难,陈安莉是从新闻报道上感受到的。她下定决心,“一定要找个能锻炼自己技术的工作。”

疫情反复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线上面试,还有无法很快到岗实习。家在苏州的陈安莉没办法返校,因此她无奈地失去了

两份南京的实习工作。但线上面试的好处是成本较低,在一次次的面试沟通中,陈安莉锁定了两个自己想要从事的职业方向,一个是模拟版图设计,另一个是产品设计。

## “转本”的动力

再回忆起高三,陈安莉的语气有些低落,“没有很认真地学习。”她总是羞于和别人提及自己上的是专科学校。

网上对大专生的偏见,加上家人的不理解,入学没多久,她就决定以后一定要升本。

从就业现实来看,陈安莉发现,工科的很多招聘需求也就是本科及以上。如果学历不像985、211高校那么突出时,技术就成了一种优势。

西安汽车职业大学的应届本科毕业生何卿是抱着“设计汽车”的想法选择了专科学校的汽车改装技术专业。加速、临近弯道、刹车、入弯、加速出弯,引擎轰鸣。西安汽车职业大学校园内有一条全长2.45公里的汽车赛道,每逢赛道日,各种赛车都会出现。

虽不能亲自上去开车,但何卿都会仔细观察,看引擎、轮毂、避震等,哪些地方进行了改装,随后在实训课中拆装发动机时更加起劲儿,有空就在社交平台上看教学视频。“不要只做一个修车工”,读职业本科的两年里,何卿对自己的职业定位变了。

从专科期间学习的发动机结构和变速器结构到本科期间学习发动机原理、汽车振动学,从学习技术到分析原理、推导公式,何卿最大的感受是自己的认知提高了,“不是说你学会了才去做,而是以后在做的过程中不断学习。”

与何卿相同,对技术的追求让谈佳豪参加了“转本”考试。

三年前,还在读专科的谈佳豪参加了江苏省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那几乎是他最失落的

一段时间。尽管他和队友在准备竞赛时练习了很多模拟题,但到了比赛时,时间依旧不够用。将近20支参赛队伍,只有一支队伍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

赛后复盘时,谈佳豪得知,在面对程序量较大的生产中,利用SCL语言才有获胜的可能,而这种编程语言,学校并没有教授。他找了相熟的西门子设备厂商的工程师要了一份外文材料,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一点一点啃。

## 专业改名带来连锁反应

“你这个是本科吗?”面试时,谈佳豪曾听到这样的疑问。

由于开设职业本科专业的学校名字中带着“职业技术”,或是与当地其他中职院校的名称相似,谈佳豪的同学还曾被直接询问:“是中专学校吗?”甚至被要求查看学信网的学历证明。

作为我国第一届职业本科毕业生,某种程度上,他们还承担着和部分用人单位解释“什么是职业本科”的任务。或委屈、或无奈,谈佳豪只能向对方解释学校是今年刚升的本科,他们是专科毕业后通过转本考试入学的,拿的是全日制本科文凭。

对此,谈佳豪也表示理解。他觉得,有时候企业会更青睐职业本科或者专升本的学生。在他看来,传统的本科教育注重理论知识的培养,而他们则有实训经历,或是校企合作的项目,因此可以快速上手工作,减少培训周期,为企业提供效益。

招聘企业简历录入系统信息更新不及时,是谈佳豪的同学遇到的问题。他在报考一家国企的岗位时,在报名系统中,他们学校的层次依旧是专科,受制于学历层次,因此无法完成报名。

专业名称的更改也带来了一些连锁反应。2021年3月,教育部印发了《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一体化设计中等职

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专科、高等职业教育本科不同层次专业,跟普通本科专业之间做了区分。

去年12月,认真备考了下半年的公务员考试后,“资料审核不通过”的信息显示在报名系统中,身为职业本科毕业生的王鹏,才意识到自己可能只能报部分没有限制的岗位。

王鹏在入学时的专业是自动化,后来学校将专业名称调整为自动化技术与应用。而在公务员考试的专业分类目录中,王鹏没有检索到“自动化技术与应用”。随后他改报另外一个城市的岗位,这个岗位招收很多自动化类专业,招录单位跟王鹏电话确认了专业名称,得知属于全日制职业本科后,才审核通过。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邢晖认为,改革开放后,得益于坚持就业导向,中高等职业教育得以迅猛发展。但如今社会对于职业教育认识仍存在误区,即职业教育是“学历断头和终结”,不是通往高学历层次的教育。

2022年4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高票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职业教育作为和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类型,获得了法律层面的肯定。

## “用双手去碰到东西”

陈安莉的第一份录用通知,来自一家校企合作的企业。收到录用通知邮件时,她觉得“终于有公司肯定了我的能力”,不管后面还能不能找到更心仪的工作,她心里都有底了。

今年4月,通过线上的三轮面试,陈安莉又通过了一家科技公司3D零件设计工程师的实习面试。在实习的头一个月,专门负责教她的师傅制订了详细的培训流程。在不同的算法法则下,如何在绘图软件中将数量众多、型号不一的元器件,合理有效地安置在电路板上,是她每天

都要思考的问题。“昏天黑地的,学新的操作、练习,师傅检查、指错、改正,再练习。”

一天吃午饭时,人事告诉她,拿到毕业证的当月就可以转正。6月底,陈安莉就要去公司办理正式的人职手续了。

得益于本专科五年间的实践积累,今年春天,何卿拿到了比亚迪公司的储备干部录用通知,方向是结构设计,负责车灯模具的设计和制图工作,“现在我是职业本科学历,可以有这个机会了”。

前几个月的实习中,她发现结构设计岗位要特别精通绘图软件,趁着毕业前的闲暇时间,她在寝室一边听课,一边画图。

提及就业成功的经验,谈佳豪认为,就是要用自身的经历告诉面试官,“为什么选择我而不是其他人,我能给企业带来的价值是什么。”

几乎每碰到一种新的机器,谈佳豪都会惊异于“原来还能这么做,还能保证生产又快又好”。在他看来,仅有理论知识是不够的,只有“用双手去碰到东西”,才能把理论知识学透彻。

对于未来的工作,何卿充满憧憬。一开始只是结构设计助理,承担辅助工作,等到越来越熟练,她就要变成一个结构设计师,独立承担模具的设计和制作,“把握一年两次涨薪机会,我肯定一步一步往上走,发展也会挺好的。”

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是谈佳豪的偶像,疫情期间,比亚迪公司凭借经验很快将现有的设备改造成生产口罩的生产线,“把自己的知识、社会需求和市场需求很好地融入一起”,他希望自己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人。

不管是否准备好,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批职业本科的毕业生,如同一朵朵奔涌的浪花,他们即将跃入人海,奔赴下一场人生。(应采访者要求,文中何卿、王鹏为化名)

据《新京报》《中国青年报》